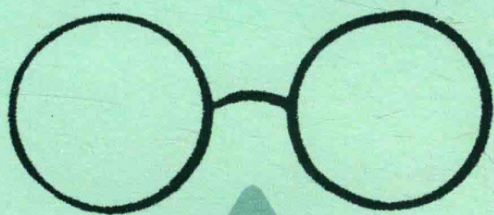


再别康桥^上

徐志摩诗歌全集

Farewell
to
Cambridge



徐志摩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
著

再别康桥

徐志摩诗歌全集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再别康桥 / 徐志摩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552-8070-5

I . ①再… II . ①徐… III . ①诗集—中国—现代
IV . ①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8555 号

书 名 再别康桥：徐志摩诗歌全集
作 者 徐志摩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责任编辑 程兆军
印 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890mm×1240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52-8070-5
定 价 58.0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一种

徐志摩

天教歌唱
的鸟

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谨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就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

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实在有几首要早到民国十三年）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一槪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 Whistler^[1] 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丹丁^[2] 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我就不由得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 Hamilton^[3]！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为一个诗人——哪还有什么话说？

[1] James Whistler, 詹姆斯·惠斯勒 (1834—1903), 美国画家, 长期居住于伦敦。

[2] 丹丁, Dante Alighieri, 现通译为但丁 (1265—1321), 意大利著名诗人。

[3] Alexander Hamilton,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1757—1804), 美国开国元勋, 政治家、财经专家。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挤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腊^[1]的一身美是问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恃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谁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来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1] 契玦腊，现通译齐德拉，泰戈尔诗剧《齐德拉》中的女主人公。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1]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阼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愣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和玮

[1] 指民国十一年，即公元1922年。

德两个年青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的诗心，第二次又印《诗刊》，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竟可以消沉到几于完全没有。今年在六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一方面虽则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我这次印行这第三集诗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

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本文为原《猛虎集》序）

他

陆小曼

真的云游
去了

我真是说不出的悔恨为甚么我以前老是懒得写东西。志摩不知逼我几次，要我同他写一点序，有两回他将笔墨都预备好，只叫随便涂几个字，可是我老是写不到几行，不是头晕即是心跳，只好对着他发愣，抬头望着他的嘴盼他吐出圣旨来我即可以立时的停笔，那时间他也只得笑着对我说：“好了，好了，太太我真拿你没有办法，去耽着吧！回头又要头痛了。”走过来掷去了我的笔，扶了我就此耽下了，再也不想接续下去。我只能默默的无以相对，他也只得对我干笑，几次的张罗结果终成泡影。

又谁能够料到今天在你去后我才真的认真的算动笔写东西，回忆与追悔便将我的思潮模糊得无从捉摸。说也惨，这头一次的序竟成了最后的一篇，哪得叫我不一阵心酸，难道说这也是上帝早已安排定了的么？

不要说是写序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落笔，压根儿我就不会写东西，虽然志摩说我的看东西的决断比谁都强，可是轮到自己动笔就抓瞎了。这也怪平时太懒的原故。志摩的东西说也惭愧多半没有读过，这一件事有时使得他很生气的。也有时偶尔看一两篇，可从来也未曾夸过他半句，不管我心里是多么的叹服，多么赞美我的摩。有时他若自读自赞的，我还要骂他臭美呢。说也奇怪，要是我不喜欢的东西，只要说一句“这篇不大好”他就不肯发表。有时我问他你怪不怪我老是这样苛刻的批评你，他总说：“我非但不怪你，还爱你能时常的鞭策，我不要容我有半点的‘臭美’，因为只有你肯说实话，别人老是一味恭维。”话虽如此，可是有时他也怪我为甚么老是好像不稀罕他写的东西似的。

其实我也同别人一样的崇拜他，不是等他过后我才夸他，说实话他写的东西是比一般人来得俏皮。他的诗有几首真是写得像活的一样，有的字用得别提多美呢！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气。它的体格真是高超，我真服他从甚么地方想出来的。诗是没有话说不用我赞，自有公论。散文也是一样流利，有时想学也是学不来的。但是他缺少写小说的天才，每次他老是不满意，我看了也是觉得少了点甚么似的。也不知道是甚么道理，我这一点浅薄的学识便说不出所以来。

润美叫我写摩的《云游》的序，我还不知道他这《云游》是几时写的呢！云游？可不是，他真的云游去了，这一本怕是他最后的诗集了，家里零碎的当然还有，可是不够一本不。这些日因为成天的记忆他，只得不离手的看他的信同书，愈好当然愈是伤感，

可叹奇才遭天妒，从此我再也见不着他的可爱的诗句了。

当初他写东西的时候，常常喜欢我在书桌边上捣乱，他说有时在逗笑的时间往往有绝妙的诗意不知不觉的驾临的，他的《巴黎的鳞爪》《自剖》都是在我的又小又乱的书桌上出产的。书房书桌我也不知给他预备过多少次，当然比我的又清又洁，可是他始终不肯独自静静的去写的。人家写东西，我知道是大半喜欢在人静更深时动笔的，他可不然，最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尤其是离不了我。我是一个极懒散的人，最不知道怎样收拾东西，我书桌上是乱的连手都几乎放不下的，当然他写完的东西我是轻意也不会想着给收拾好，所以他隔夜写的诗常常次晨就不见了，嘟着嘴只好怨我几声，现在想来真是难过，因为诗意偶然得来的是不轻易来的，我不知毁了他多少首美的小诗。早知他要离开我这样的匆促，我赌咒也不那样的大意的。真可恨，为甚么人们不能知道将来的一切。

我写了半天也不知道胡诌了些什么，头早已晕了，手也发抖了，心也痛了，可是没有人来掷我的笔了。四周只是寂静，房中只闻滴答的钟声，再没有志摩的“好了，好了”的声音了。写到此地不由我阵阵的心酸，人生的变态真叫人难以捉摸，一霎眼，一皱眉，一切都可以大翻身。我再也想不到我生命道上还有这一幕悲惨的剧。人生太奇怪了。

我现在居然还有同志摩写一篇序的机会，这是我早答应过他而始终没有实行的，将来我若出甚么书是再也得不着他半个字了，虽然他也早已答应过我的。看起来还是他比我运气，我从此只成单独的了。

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没有人叫我停，我也只得自己停了。我眼前只是一阵阵的模糊，伤心的血泪充满着我的眼眶，再也分不清白纸黑墨。志摩的幽魂不知到底有一些回忆能力不？我若搁笔还不见持我的手！

三一、十二、三〇

（本文为原《云游》序）

康桥再会罢

3

32

地中海

9

34

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12

35

希望的埋葬

14

36

哀曼殊斐儿

17

39

一小幅的穷乐图

20

41

月下待杜鹃不来

22

42

默境

24

44

破庙

27

46

一个祈祷

29

48

石虎胡同七号

30

51

一家古怪的店铺

月下雷峰影片

雷峰塔（杭白）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灰色的人生

沪杭车中

先生！先生！

叫化活该

古怪的世界

盖上几张油纸

东山小曲

问谁	白旗	婴儿	太平景象	庐山小诗两首	沙扬娜拉十八首	留别日本	去罢	夜半松风	自然与人生	一条金色的光痕（硃石土白）
81	79	77	75	73	66	64	62	61	58	53

110	107	105	103	100	99	97	93	89	87	85
-----	-----	-----	-----	-----	----	----	----	----	----	----

残诗	不再是我的乖乖	雪花的快乐	在那山道旁	五老峰	消息	为要寻一个明星	卡尔佛里	谁知道	冢中的岁月	天国的消息
----	---------	-------	-------	-----	----	---------	------	-----	-------	-------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庐山石工歌

她是睡着了

西伯利亚

乡村里的音籁

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

一星弱火

她怕他出口

难得

苏苏

为谁

翡冷翠的一夜

青年曲

在哀克刹脱教堂前

无题

起造一座墙

落叶小唱

呻吟语

我有一个恋爱

海韵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客中

毒药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163

这年头活着不易

165

再不见雷锋

167

丁当——清新

169

运命的逻辑

170

决断

172

白须的海老儿

175

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

177

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

179

罪与罚（一）

180

罪与罚（二）

181

再休怪我的脸沉

185

望月

189

新催妆曲

190

偶然

193

半夜深巷琵琶

194

大帅（战歌之一）

196

人变兽（战歌之二）

199

两地相思

200

天神似的英雄

203

珊瑚

204

变与不变

205

最后的那一天

206